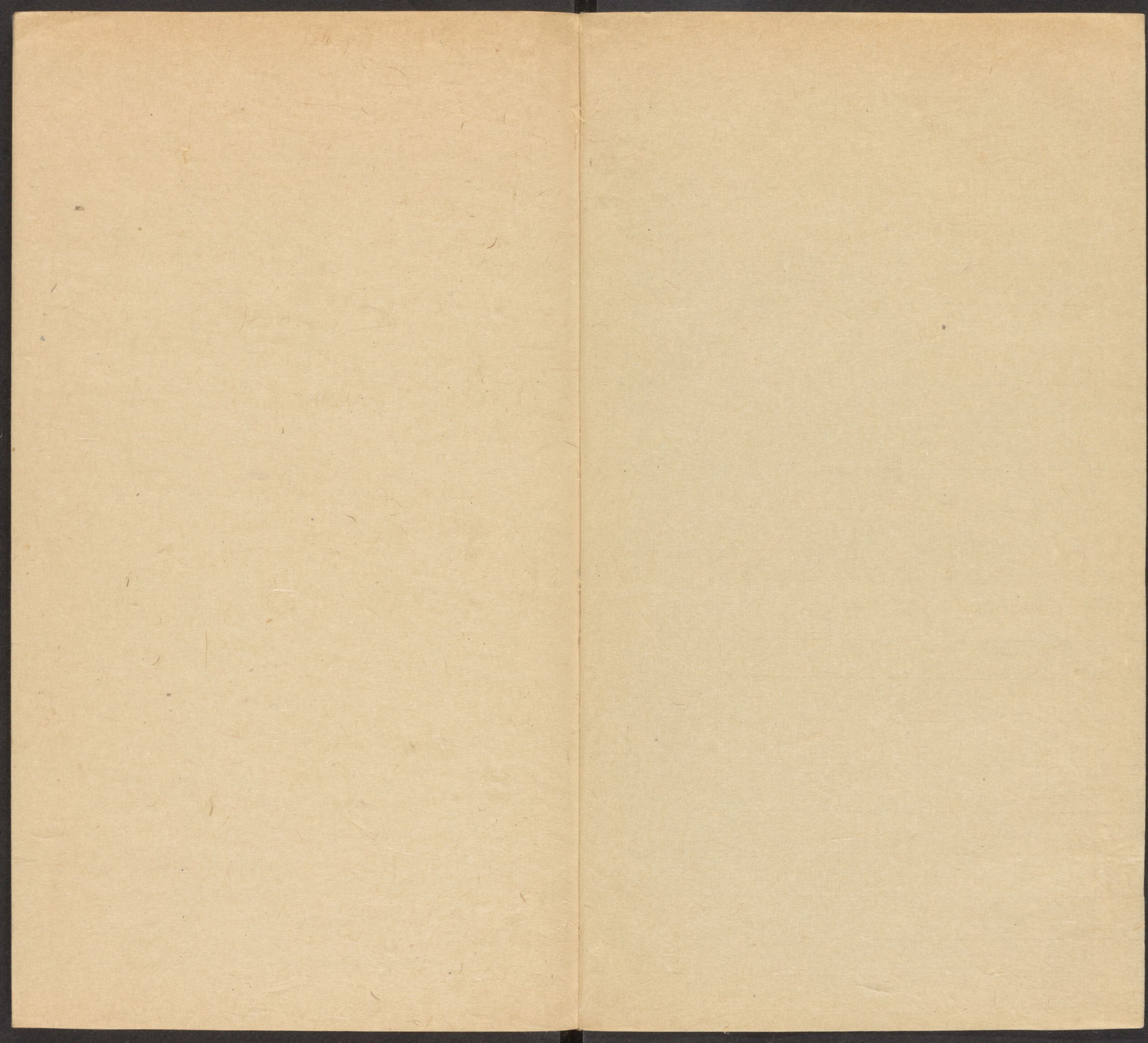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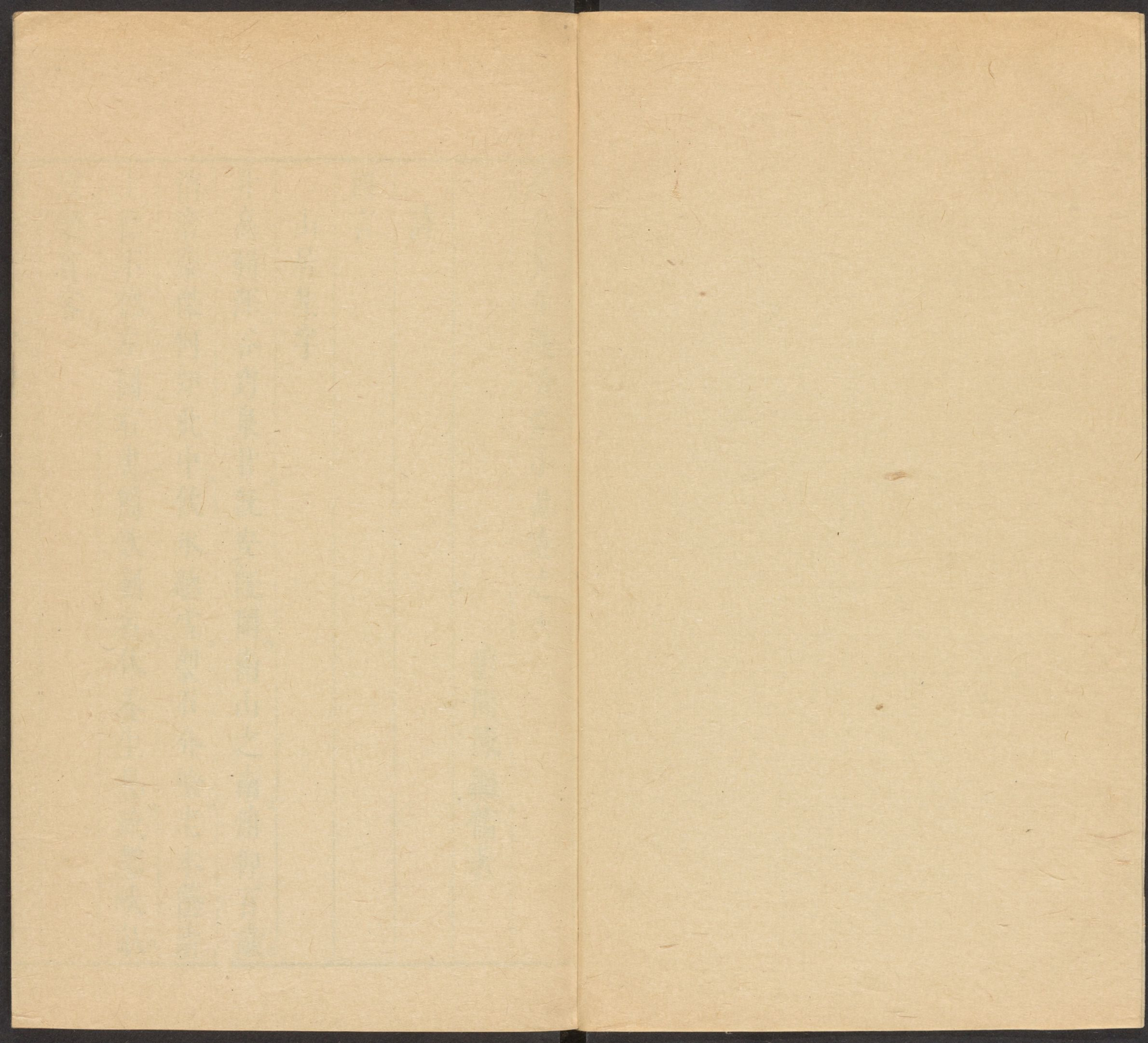
T5427/7922

5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OCT 20 1960





眉公先生晚香堂小品卷之七

雲間陳繼儒著

詩

四言

山居集字

升高刺深。谷窈泉甘。旣安旣閑。南山之南。俯仰百歲。
消磨豪傑。何如此中。飲冰聽雪。裂石介嶮。老木蔭廬。
上德不德。左圖右書。簡欲刻名。休養生息。疏鑿畎畝。
以樂賓客。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春日七章

春風婆婆。楊柳之陰。林有黃鳥。如歌如吟。

其二

十畝之郊。菜葉薺花。抱甕灌之。樂哉農家。

其三

春水漸寬。青青者芹。君且留此。彈余素琴。

其四

板橋之上。宛宛蘼蕪。誰將輕舟。弄此春波。

其五

遠觀諸山。春陰欲雨。風雨之朝。惟余與汝。

其六

塲頭平平。鋤棘及草。留此好花。以待春鳥。

其七

春日欵欵。春風洋洋。予寧匪人。而勿翱翔。

贈西域僧

師從西天來。游東土。十方程途。不記年所。嬾縛獰龍。怒叱劣虎。迦毘盧佛。是汝初祖。

西湖二章

孤艇一尺躍於中流。酒在船尾。花在船頭。

其二

旅旅酒亭。落落水亭。紅衣者客。白衣者僧。

題畫三章

車塵馬足。續續紛紛。吾獨幽寂。青山白雲。

其二

非葉公龍。真裴旻虎。南宮之孫。北苑之祖。

其三

五畝之宅。十畝之園。有木有石。有橋有舡。

山居

高梧修竹。靜者之居。風瓢不鳴。夢亦清虛。客至有酒。客去有書。披裘種花。著屐采蔬。南山雪霽。北牖風初。如此不樂。歲亦云徂。

秋山行

落落澗壑。瑟瑟江楓。野人獨往。淒其以風。

游仙招隱章

芙蓉之邊。着我高屐。朝餐紫芝。暮煮白石。鮮芝滿囊。奇石滿床。修眉披肩。清風來吹。

題枯木竹石

新篁含粉。枯木生苔。一讀道書。清風徐來。

贈見無上人

萬法既無。從何處見。若欲見之。石火間斷。

贈本空上人

萬法本空。汝心自喧。喧者若寂。火斷無烟。

贈僧塵

新剪松枝。縛作談塵。曾悟如來。客來無語。

聽經罷

一雙秋鴈。飛度雲中。中不留鴈。鴈不留空。

題蘭

寫蘭之妙。氣韻爲先。墨須神品。水必新泉。研滌宿垢。筆純忌堅。全憑寫勢。正背欹偏。含三開五。總歸一馬。石湏飛白。翠竹一竿。

題東坡笠屐圖

無雨無風。戴笠戴屐。此老童心也。消不得。

夏日園居

梧陰滿簾。荷錢滿渠。鳥聲乍變。粉籜半舒。前有紫榴。

後有綠葵。奇石古鼎。故人異書。茗椀水沸。香烟篆紆。
燕雛兩兩。遶簷學飛。老農三三。荷鋤始歸。破醒夢關。
結逍遙廬。既康且閑。不醉何如。

避暑

廬山瀑布。峩眉積雪。秦岱秦松。瀟湘竹葉。各繪一屏。
左右陳列。簟紋清涼。石几凝滑。卷簾看花。欹枕候月。
蘭泉蕉風。新浴方潔。此避暑方。贈君怡悅。

試茶

綺陰攢蓋。靈艸試旗。竹爐幽討。松火怒飛。水交以淡。
茗戰而肥。綠香滿路。永日忘歸。

書壁二章

衡門之下。有琴有書。載彈載詠。爰得吾娛。豈無他好。
樂是幽居。朝爲灌園。夕偃蓬廬。

其二

人之所寶。尚或未珍。不有同愛。云何以親。我求良友。
實覲懷人。懽心孔洽。棟宇誰隣。

題隱居圖

十畝之園。數椽之屋。旁列圖書。隨意花竹。召客有酒。

晚香堂 卷之七
耕田有犢。晚厭娥眉。餌藥獨宿。

避客

吾乘小舟。避暑避客。高柳之下。密蘆之側。卷簾焚香。施簟布席。間拂壺觴。或游翰墨。酒罷科頭。山前月白。

新開園圃

行高初筮。節甘暮年。愛素好古。辭事就閒。裂石介道。植竹引泉。少時繁密。有若自然。誰美同此。山癯列仙。

題杏花鴛鴦

春水瀾瀾。杏花初香。拍而來者。五色鴛鴦。

壽張三星

清如長公。喬出留侯。六曹粉署。十石碧油。投錢飲馬。鏗玉鳴騶。息偶六月。名垂千秋。宜男堦草。多子庭榴。綦烏交錯。羣心獻酬。何以壽之。三公黑頭。

題百子杯

天錫之祥。蘭桂承芳。飲此醕矣。以世其光。

題桃杯二章

東方獻桃。玉女承漿。酌言嘗之。萬壽無疆。

其二

聊齋堂
卷之七
瑤池桃實。千年一生。東方獻之。以作壽樽。

題杜弼武榮福堂

桓桓將軍。世鎮西土。修髯若神。猛氣吞虜。馬豢飛龍。
士臥虓虎。霞閃旌旗。雷轟笳鼓。巢搗雪中。凱歸月午。
辮髮欵關。移帳深塢。百二秦關。十九安堵。上將紫貂。
偏裨青組。玉冊金書。煌煌神武。世福實榮。功高勞苦。
持此忠貞。以作干櫓。

烏孫公主

我來烏孫。自治宮室。歲時一會。置酒飲食。烏孫龍鍾。
無語不通。罷飲悲歌。涕泗縱橫。

清明四章

磊磊落落。大石小石。新鴉初青。楊花已白。

其二

城齒齟齬。影臨流泉。醉人白馬。相逐於田。

其三

白晷紫衣。浴馬橋下。願言從之。夫我不暇。

其四

汝醉倩我。我醉倩汝。鶉鴝烏烏。載風載雨。

村中四章

鹿皮班班敷於岸側。仰聽黃鸝。花落我幘。

其二

落花無聊。以逐新潮。願爲漁父。刺舟溪橋。

其三

橋頭班坐。新草如縷。盍歸盍歸。炊烟欲午。

其四

新酒旣開。故人方來。清風穆如。當予好懷。

秋山卽景

雲岸歷暎。杉栝竦直。碧山之下。寸寸秋色。野人樵子。何處不匿。冠劍百族。誰知此極。松深景暮。悵然嘆息。雪景莫若山。山雪莫若月下。余嘗目擊而賦四言。夜啟巖牖。淡而無風。月直松際。雞鳴雪中。

山中五章

烟白雲青。竹樓茶塢。中有潛蛟。呼之或舞。

其二

楊柳菰蘆。回互寺前。俗客不到。詩衲高眠。

其三

聊齋堂
卷之七
奇雲盪胸。我懷英雄。濯足湖上。蕭然以風。

其四

踈踈蕭蕭。木落草凋。有客來此。臥詠離騷。

其五

蕭蕭踈踈。木落草枯。誰與共之。孫登其徒。

遊仙曲同王修微霜月下作

月白雨霜。揮一條絃。聽者爲誰。三五列仙。有美少姝。衣錦竒鮮。舉袂揚風。詞麗以閒。彈曲未終。清淚潛然。天上無憂。人間可憐。

附贊

四先生贊

有序

知希則貴。身隱焉文。雖差樹遁。世之藩籬。亦半立藏拙之門戶。旣爲男子。忍與草木俱灰。露盡英雄。廼以神仙退步。我思古人。得四先生焉。各系以贊。

越大夫范少伯蠡贊

勁吳死。殘越生。裝西子。浮海行。耕于齊。爲上卿。賈于陶。散千金。出見竒。徙成名。鴟夷子。何童心。

聊齋志異 卷之十
周處士魯仲連贊

喜高節。嗜奇策。挫秦帝。解齊厄。掉富貴。若雲烟。鴻冥冥。何慕焉。我執鞭。魯仲連。

韓義士張子房良贊

秦之鹿。推其足。楚之猴。烹其頭。漢之馬。得天下。帝借公。公借帝。爲韓來。報韓去。前黃石。後赤松。張子房。真英雄。

唐鄴侯李長源泌贊

辟五穀。相三帝。寢對榻。出聯轡。九仙骨。一品衣。功太高。跡太奇。如龍見。如龍潛。吾師乎。李長源。

十六應真像贊

第一尊者。趺坐結跏。蠻童鬚頭。簪插野花。有鬼使者。伏地稽顙。童側取書。珠在象罔。

第二尊者。橫玉如意。老人何來。擎琉璃器。傾器瀉出。五色舍利。光明熾然。照天照地。

第三尊者。扶烏木藤。千載老猴。雪髯垂膺。跪頂珍果。投誠聖僧。笑而受之。曼笑騫騰。

第四尊者。細眼蹲坐。張口如箕。捧腹如瓠。好醜聖凡。

但笑不嗔。惟無所嗔。故曰至人。

第五尊者。石印雙趺。左手持頤。右手弄雛。雛猊妥尾。搖首叫呼。金繩黃環。付彼髯奴。

第六尊者。坐臨淵濤。擁膝不語。目瞠雲霄。神如止水。綠髮素綃。投函侍者。兩頰紅潮。

第七尊者。彊眼獰貌。松深草香。睡熟始覺。龍蟠掌心。鬢甲飛掉。戲攫其珠。雲霆雷雹。

第八尊者。額語相向。並膝而坐。加肘其上。侍兒汲水。神湧地出。異寶滿盂。賤等瓦石。

第九尊者。鬣髮蝟鬚。骨見衣表。非仙非癯。食已撲鉢。指歷數珠。沙彌搆火。烹紫琳腴。

第十尊者。年少橫經。老宿霜髭。俯首以聽。生死無常。日月甚駛。摧黃高山。道無老穉。

第十一尊者。短衣腹禪。骨面皴古。如枯樹根。垂足虎頂。如狎假豚。孺子怵惕。却步逡巡。

第十二尊者。鹿鞞虎皮。水晶軍持。中插楊枝。飄洒甘露。鸚鵡來儀。聲無凡音。自稱雪兒。

第十三尊者。不譎不詭。欹坐栢下。手屈三指。荷葉田

田其花如綺。巢者神龜。捕者童子。

第十四尊者。顏若朱塗。紫衫青鬪。裂眦鬚胡。一臂怒張。手托浮圖。豈惟浮圖。大地山河。

第十五尊者。披笠覆鎧。牽臂褰裳。浮涉大海。世外之徒。豈有風波。示相宰官。公無渡河。

第十六尊者。童顏豁齒。修眉掛筇。長尺有咫。有客問道。不言哂爾。五百年來。懶鑽故紙。

大士贊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

布袋和尚像贊

行也布袋。坐也布袋。放下布袋。何等自在。

達磨贊

路見不平。把五千四十八卷。一齊束付東洋大海。却向震旦。專逞口尖舌快。早是踏蘆西歸。若遇眉公。斷不許臊鬚千奇萬怪。葉畫神龍。見真者自應胆碎。此何故。壓捺這人。只爲後世野禪。卜度思量。偷心猶在。此之謂陰符有云。害生于恩。恩生于害。這老漢九年。面守空壁。問渠枯骨頭上。覓恁麼計。若遇陳居士。熱

晚香堂 卷之七
掌鬚打潑皮。只打他青天白日。如何鬼出。

噉口施食贊

焦面鬼王。施喜法食。山魃木客。嘯樹頭。羅刹哪叱。倚石骨山僧。持真言。髮蕩仗佛力。揚眉瞬息。明月中龍臥鉢泉。虎臥錫。須臾陰霾戰玄黃。神燈半向蘆根出。劃開鬼門與鬼窟。小鬼笑侮老鬼泣。何以故。般若波羅密。

眉公先生晚香堂小品卷之七終

眉公先生晚香堂小品卷之八

雲間陳繼儒著

詩餘

宿吳延陵山莊

漁家傲

虎丘南去谿流曲。牆頭露出茅茨屋。打掃新塲堆舊穀。雞犬熟。估船慣伴漁船宿。轉箇迴廊松簇簇。小橋淺瀨粘修竹。好山好水看不足。綃一幅。雪花酒嫩梅花綠。

村居

風中柳

近侶漁樵。疑是白駒空谷。對青山。悠然自足。北窗疎
竹。南窗叢菊。愛村居。玲瓏委曲。風烟草履。滿意一
川平綠。問前谿。今朝酒熟。葛巾可漉。花谿可浴。欲歸
來。故人留宿。

七夕二首

釵頭鳳

梧桐墜。秋光碎。一痕河影添嬌媚。錦梭撇。綵橋結。今
宵天上歡娛節。嫦娥凝望。也應痴絕。熱熱熱。天如
醉。雲如睡。朦朧方便雙星會。雞饒舌。催離別。別時打
筭閒年月。自從盤古。許多周折。歇歇歇。

其二

惜分釵

拋團扇。拈針線。畫樓笑擁如花面。拜中庭。問雙星。何
故牛郎。偏對娉婷。卿卿。時光箭。恩情電。一年一度
來相見。天河清。萬里明。月墜銀餅。犬吠金鈴。行行。

讀書臺作

臨江仙

婉孌北山松樹下。石根結箇巖阿。巧藏精舍恰無多。
尚餘簷隙地。種竹與栽梧。高臥不須愁客至。客來
野笋山蔬。三杯濁酒儘能沽。倦時呼雀舞。醉後倩僧
扶。

聊齋堂
初夏夜飲歸

增減字浣溪沙

梓樹花香月半明。棹歌歸去聽鶡鳴。曲曲柳灣茅屋矮。挂魚罾。呖指吾廬何處是。一池荷葉小橋橫。修竹紙窗燈火裡。讀書聲。

過泖橋澄鑒寺

點絳脣

烟水茫茫。溪雲半捲埋僧屋。闌干數曲。窈窕藏花木。三度風吹。送我來投宿。西窗竹。月明茶熟。橘柚墻頭綠。

與妓二首

霜天曉角

紅顏雖好。精氣神三寶。多被野狐偷了。眉峰皺。腰肢裊。濃粧淡掃。弄得君枯槁。暗發一枝花箭。射英雄。應弦倒。迎醫問禱。疾病來纏擾。悔殺從前草草。這煩惱。自家討。填精補腦。下手應須早。快把凡心打疊。訪仙翁。學不老。

其二

仙翁笑倒。同志如君少。有甚風吹來了。日月明。乾坤小。利名擾擾。還是清虛好。不病不貧不老。醉騰騰。沒昏曉。洞門深杳。樵牧何曾攪。一片野雲縹緲。白的

猿青的鳥。山圍水繞。圖畫天然巧。寸寸異花香草地。無塵。松枝掃。

西湖作

點絳脣

曾記東坡。重陽前後休教挫。挨向湖山。首出風流故。攜手歌姬。約步還遷坐。羅衫素。一行白鷺。飛過西陵渡。

洞庭作

點絳脣

鐘鼓沉沉。寺門落葉僧歸獨。晚鴉初宿。影亂牆頭竹。長嘯峰前清籟飛空谷。松如沐。炊烟斷續。杯底秋

山絲

秋日

點絳脣

雪浪橫秋。秋高遊客船如馬。楊柳漸黃。兩岸芙蓉把。六代烟雲。綵筆真堪寫。詩成者。應在名山下。憑誰寄我雁字天邊也。

花下作

增減字浣溪沙

晏起還嗔中酒時。玉牌分得牡丹枝。花下自調新樂府。寫烏絲。付與紫衣傳別院。夜來翻入管絃吹。吹得老夫重醉也。有情痴。

贈別 點絳脣

凍浦沉烟。荻聲瑟瑟花如絮。雁兒成字。霜白人歸去。
歲逼清陽。無計留儂住。儂知未。黯然別意。殘燒斜
陽樹。

重陽 昭君怨

記得東坡老叟。莫負清明重九。今日正重陽。菊花黃。
花鍾滿頭歸去。落日前村楓樹。樹裏唱歌聲。釣魚
人。

銷夏 昭君怨

清晝綠陰如許。樹底鶯雛學語。顧影碧池中。忽成翁。
且自枕書鼾睡。睡起一杯微醉。池上落花風。撲流
螢。

柳上 點絳脣

柳口虛無。小舡點點如飛燕。遠山難辨。又隔垂楊線。
浪拍空花。欲釣心情倦。佳人倩。花枝飄霰。未許僧
雛見。

小崑山作 臨江仙

門外青山如屋裏。儘堪老子婆娑。白雲鎖斷考槃阿。

茅簷聽秋雨。對奕有僧雛。起得西窗剛得泖。風帆
來往如梭。數聲漁笛。夕陽多。野鷗飛拂處。楊柳互菰
蒲。

題村庄

滿庭芳

五鹿山邊。晉文投塊。至今漳水依然。使君住此。花木
已多年。粧點亭臺。橋道長消。受夜月秋烟。庄前後。赤
城綠野。塲圃又鈎連。斜陽新雨外。蘋香菱熟。鷺醉
鷗眠。忽村墟牧唱。野外鐘傳。一片風光似畫。界不定
江北江南。相隨去。筆牀茶竈。同上釣魚船。

山中初夏

浪淘沙

風雨霎時晴。荷葉青青。雙鬟捧着小紅燈。報道綠紗
廊底下。蕉月分明。枕簟嫩涼生。茉莉香清。蘭花新
吐。百餘莖。撲得流螢飛去也。團扇多情。

茗帚菴作

風中柳

燕燕子飛。補葺舊巢堪宿。草庵寬。何須華屋。水見一
曲。山兒一幅。畫中人鬚眉皆綠。拄杖敲門。有客來
看。修竹。但家懷園蔬野簌。菊花酒足。松花飯熟。日三
竿。受些清福。

新秋 浪淘沙

早起未梳頭。倦倚高樓。添些半臂挂簾鉤。剪剪輕風來拂面。微帶溫柔。鶯老燕含羞。交付輕鷗。荷花十里蓼花洲。對對雙雙眠水上。賣弄新秋。

閒居書付兒輩 清平樂

有兒事足。一把茅遮屋。若使薄田耕不熟。添箇新生黃犢。閒來也教兒孫。讀書不爲功名。種竹澆花釀酒。世家閉戶先生。

山居雜咏七首 霜天曉角

背山臨水。門在松陰裏。草屋數間而已。土泥墻。牕糊紙。匡牀曲几。四面攤書史。若問主人誰姓。灌園者。陳仲子。不衫不履。短髮垂雙耳。隣叟偶來爾汝。九寸鱸。一尺鯉。菱香酒美。醉倒芙蓉底。旁有兒童大笑喚先生。看月起。

其二 昭君怨

記得去年穀雨。柳蘸鵝黃春水。水上奏琵琶。一痕沙。曲罷留儂歸去。家在竹溪西住。古木挂藤花。喫新茶。

其三 點絳脣

山緊雲疎。桂叢如雪芙蓉瘦。醉殺秋光。何處尋歌袖。
有箇香車。水上偏拖逗。人來又。波紋微皺。風送蘋
花溜。

其四 增減字浣溪沙

蜂欲分衙燕補巢。清和天氣綠陰嬌。一陣隄前風雨
到。打芭蕉。驚起幽人初睡午。茶烟撩繞出花梢。有
箇客來琴在背。度紅橋。

其五 同前

曉來露井看櫻桃。羅袖迎風不奈飄。轉向碧隄還小
立。再吹簫。簫咽春愁愁正劇。自拈香在博山燒。日
暮欄干楊柳外。落紅敲。

其六

黃冠白塵太清閒。家在沙青水碧間。竹籬門。蕉葉參
差見。槿爲牆。草閣茅簷。酒腸鬆。詩債畢。彈一曲。高
山調。讀一行秋水篇。笑呵呵。如醉如顛。

其七

有箇人家半藏山。翠楓丹裡獨坐屏風。消受香烟縷。

檢點生平。默默常無語。何方避暑。但思量泰山松。峨眉雪。渭川萬竹。瀟湘雨。是誰共與。稽阮真爾汝。

附

清明曲

粉蝶兒

天付吾曹。浪神仙。短歌長嘯。醉模糊。批判花朝。任他風。任他雨。將花囉咤。這春光似酒難消。肯付與落紅時。一羣啼鳥。

醉春風

紫燕貼風飛。黃鸝試雛巧。粉墻門外。賣花人。一聲聲道。穀雨新晴。禁烟乍歇。清明來到。

滿庭芳

家家祭掃。畫船容與。白馬迢遙。提壺挈榼。沿村到。難畫難描。青竹杖。半挑山色。紫藤筐。亂插花梢。紅衫粉面。爭調笑。高呼低喚。齊度小溪橋。

普天樂

北邙山。東陵道。英雄氣盡。松柏蕭蕭。太極兒。虛圈套。一片斜陽間花草。到如今。白骨堆高。紅顏粉銷。狐狸

來吊野鳥悲號。

折桂令

一場捨淡。滿眼蕭條。舊墳兒却翻了新墳。短蒿兒却變了長蒿。老農也難曉。把三尺白泠泠的鋤來犁着。唐寢兒不分茅草。漢陵兒任意蘓樵。麥飯誰挑。椒酒誰澆。蒼兔青蠅。夜夜朝朝。

錦土花

粉塑的骷髏。十分輕俏。泥捏的皮囊。百般喧鬧。蟻穴裡肌肉。浪薰麝腦。鴉啄上肝腸。枉弄花巧。么牛羊眠一回。牧童睡一覺。兒孫們在一處兒耍笑。七尺碑。向神前路。踉蹌撲倒。龜背的文章。枯不出了。

碧玉簫

洒淚荒郊。天地總虛泡。挂劍松梢。凡聖總衰草。忒懊惱。紙錢飛。鬼燐號。風雨又飄。行人又勞。杜鵑喚道歸來好。

鴛鴦煞

彈丸世界多煩惱。輓轡心地真顛倒。名利何時了。隙中駒。夢中鹿。空中鳥。恨只恨聖賢拘繫得急。造化提

戲的巧。一杯土。匆匆草草。空博得滿地桃花。紅零星。
没人掃。

薤露歌三首

薤露晞。日出早。人生何草草。寧葬田橫島。

其二

薤露晞。日出暮。生甘首陽餓。死傍要離墓。

其三

薤露晞。日方中。人世何匆匆。南陽病臥龍。

憎蚊賦

山有靜者。高臥匡牀。解衣褫帶。一枕羲皇。何物么麼。
號曰蚤蚩。體肥而脆。嘴銳而剛。粗成羽翼。別有肺腸。
居心不淨。巧言如簧。乍離乍合。忽低忽昂。無貴無賤。
時陰時陽。競刀錐之織。悉藏牙爪于毫芒。覲左右之
狎昵。恣膏血之噉嘗。樂袒裼。戾冠裳。性縱橫。身毀傷。
曷不蟻夢而王。曷不蝶夢而莊。曷不蜂釀衆香。曷不
螢投夜光。曷不當車犯轍。賈勇螳螂。曷不餐風吸露。
羽化蜩蟬。爾中則熱。爾德則涼。閃倏似詐。飄蕩似狂。
潛伏似怯。煽動似強。細同蠓蟻。毒共豺狼。諒負山之

匪任倚入幕爲智囊。逐臭旣慚於清白。刺譏又邇於雌黃。若夫幃帳稀疎。簾櫳穴竇。隱隱啾啾。轟轟驟驟。去若風飄。來如雷吼。明噪大庭。暗欺屋漏。恃謀夫之孔多。喋邦家之利口。苟有愛於髮膚。遑恤變生乎腋肘。使人扼腕欷歔。攢眉抖擻。如困重圍之兵。如失孤城之守。壯士怒而裂眦。美人怨而搔首。隱几失聲于子綦。曲肱變色于魯叟。驅之復來。覺之善走。柔若無骨。不足以安尊拳。實繁有徒。恨不飽孤毒手。于是正身危坐。捍禦唯謹。略經揣摩。忽爲蓋粉。好聚亡身。多欲殞命。醢雞大笑於甕壘。蟣蟲遠弔於項領。偶脫蛾火之燈。或逃蛛網之阱。自謂遠舉而高飛。實則行險以徼倖。猶且廣布虛聲。乘間思進。掃蕩不能。渙其羣。吹噓不能。變其性。我唯束手而待。望赤日之當空。冷眼而觀。付白帝之司令。蚊乃善幻。禍終不悛。翳翳訛誑。捷捷翩翩。號召羣小。援借聖賢。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後。忽焉在前。此天之未喪斯文也。其然。豈其然。

眉公先生晚香堂小品卷之八終

眉公先生晚香堂小品卷之九

雲間陳繼儒著

書序

三才圖會序

學憲洪洲王公。與其仲子太學君思義。博討羣書。纂
三才圖會以問序。陳子曰。甚哉。王公父子之嗜
學也。古之學者。左有圖。右有書。圖者。書之精神也。自
龜龍見而河洛興。河洛興而蒼頡造書。史皇制畫。圖
與書相附而行。周官教國子字學。首曰象形。形不能

盡而後諧聲會意指事轉注假借之法助之。書者所以濟圖之窮。圖譜絕而三才之理無所考。雖有書與矇瞽等耳。是故圖鐘鼎而燭神姦。圖旂章而昭軌物。圖豳風而知稼穡之艱難。圖王會而見蠻夷之率服。圖引裾鎖諫以勸忠。圖凌烟麟閣以志報。講學圖文翁之壁。禁酒圖妲己之屏。張牧寫成都周公禮殿。王右軍恨不見之。戴逵繪南都賦。范宣曰。畫之有益如是。甚則五經皆有圖像。如唐一行之圖大衍。成伯璵之圖毛詩。嚴彭祖張傑之圖春秋。夏侯伏明梁正之圖三禮。郭璞之圖爾雅。韋表微之圖九經。以至兵刑算數。井田鹵簿。喪服鄉飲。鬼神稅術之類。莫不毫髮畢具。燦然可觀。圖譜之學。厥惟重哉。後世帝王將相。藏於禁府館庫者。非不充棟委地。然書存而圖亡者多矣。余嘗嘆息而深維其故。漢初典籍無紀。自中壘創意總括。分爲七略。收書而不收圖。一厄也。武帝置祕閣以聚圖書。明帝別開畫室。董卓之亂。軍人裂縑布爲帷囊以去。二厄也。梁太子綱數夢秦始皇。更欲焚天下書。侯景于謹高善寶相繼焚劫。圖籍二十四

萬餘。悉化煨燼。三厄也。陳之圖史。隋得之。隋之圖史。唐得之。一覆于揚州。一沒于砥柱。四厄也。劉裕楊堅惡符命讖緯之書。凡有圖者。皆指爲圖讖。發使四出。搜焚之。爲吏糾者至死。五厄也。徽欽建稽古博古尚古等閣。錄所藏大小禮器。哀至萬餘。南渡而後。象尊牛鼎。龍甕。鴈燈。悉輦虜地。卽高宗好寫五經。宣付畫院補圖。而所圖幾何哉。六厄也。王濬平吳。應詹破蜀。皇甫真之定新都。辛術之克淮郡。不取秋毫。但收圖籍。猶有蕭相國遺意。此曹好文。寧可多得。卒付之搶攘狼籍而已。七厄也。任宏王儉之圖譜。阮孝緒散而歸之雜部。已自可恨。然總記內外篇。尚存圖八百七十餘卷。鄭樵去古雖逖。通志所記。亦不下二百三十。二圖。經勝國而胡與漢文字不相知。八厄也。吾朝藏書。遠遜蓬山。近亦不及宣和。幸賴累葉來。神聖當乾。奎壁無恙。祕文逸典。次第出。獨所謂圖者。寥寥十不得一焉。此王公三才圖會之所由作歟。夫經天緯地。治人。儒者之能事。得是圖而後。書與事皆有所貫。串根抵。如明醫之洞見五臟。大將之布按六花。凡

所以行變化而通鬼神者。于是乎在。即使絲繡平原。金鑄少伯。米狀山川。管窺星緯。豈若一披圖而博覽之。爲快哉。昔張華問以建章宮制度。千門萬戶。陳引無遺。武平問以魯鄭族系。三桓七穆。應對如響。余嘗疑史書或無是事。及觀此圖。乃知王公去古人未遠。且喜王氏之有歆向父子也。故不辭而爲之序。

詩經註疏大全序

甚矣讀詩之難也。余之疑於詩者多矣。詩三千。仲尼刪之。得五百五篇。今存者僅三百五篇耳。其逸詩之重複而不可施於禮義者。抑何多也。一疑也。三百刪而秦火繼之。又重以項羽咸陽之三月。而博士之藏書悉燼矣。三百篇詎獨無恙。卽無恙而錯簡散帙。能如仲尼之舊否。又一疑也。鄭玄受毛詩於馬融。融作傳。鄭作箋。毛公之學孤行。而齊魯韓都廢。三人言則從其二。一毛公安從乎。又一疑也。鄭衛漫矣。老儒莊

士泚筆洗口而讀不欲竟。仲尼登之簡編。夫乃非放
 鄭之旨歟。又一疑也。說者曰。鄭衛諸詩。聖人留之以
 著禍亂之所自始。然春秋列國。獻酬醕酢之間。鄭伯
 不賦鶉奔乎。六卿不賦蔓草乎。子太叔不賦褰裳乎。
 子游不賦風雨。子旗不賦同車。子柳不賦蘅兮乎。則
 似又不得以淫聲目詩也。又一疑也。雅奏廷頌。奏廟
 風奏房中。其否否者。風雅之變也。吳季子觀樂而耶
 鄘衛鄭皆在焉。則既比之聲歌矣。又一疑也。一幽詩
 也。今以為風。而康成割一二章為風。三四五章與六
 章之半為雅。又割六章之半。及七與八章為頌。其說
 蓋祖於周禮之幽雅幽頌而設也。一幽詩如此。而他
 可推已。又一疑也。詩之小序。梁昭明指為子夏。范蔚
 宗指為衛宏。宏得之九江謝曼卿。則小敘者。漢儒之
 詩。而非子夏所傳於仲尼之詩也。又一疑也。敘雖不
 出於子夏。漢人去古未遠。度有所師承。而朱紫陽培
 擊小敘不遺力。又一疑也。紫陽子說詩是矣。第論易
 則二五爻必歸之君臣。論詩則國風半歸之男女。然
 乎。又一疑也。昔者詩之古文。皆竹簡漆書。科斗鳥跡。

垂東漢後而篆隸更爲正楷。點畫小說。厥旨大戾。六經皆然。微獨詩矣。又一疑也。詩者五方音聲之文字。今且調一人之舌。而約束曩時十五國之韻。其齟口者。盲師僮父。以里語代之。甚則以不韻韻之。韻不叶。不能揣情。情不得。不能知人論世。况陰陽禮樂艸木魚蟲之數乎。宜其崎嶇於文墨。而附會於訓詁也。文墨訓詁多。而可解不可解之趣索然矣。又一疑也。然則詩將終已乎。吾友陶逸則之言曰。詩非朱紫陽之詩。亦非毛公之詩。而古今人之詩也。小之杯盞池沼。大之江淮河濟。人皆曰。水在是矣。而至人蹈之以爲地。魚龍窟之以爲宮。則水豈一人所能定哉。故以一人言詩。不若以衆人言詩。詩至註疏而漢唐具矣。大全而宋具矣。陶子歛汰繁冗而衷出之。小羣渙。大羣合。洗發古人眼目於制科文字之外。簡者可思。精者可傳。予讀之而疑去十五。凡重經術者所必不廢也。不特詩人之解願而已。是爲敘。

呂氏春秋敘

南亭蒼巖李公繇戶部尚書郎。出榷滸墅。寬仁廉潔。商氓詠歌之。貽書陳子云。僕諸生時。好流覽秦漢來諸書。而呂覽尤所篤嗜。丹鉛品題。曩手跡尚在。子盍爲我序。余惟秦漢時。晏子陸賈呂不韋。皆撰有春秋。而呂氏獨著。不韋嘗愧秦之強。不如四公子多客。招致三千人。使著所聞集論。幾二十餘萬言。以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千狐製裘。百雞取蹠。非若晏子陸賈所自撰一家言也。夫秦素稱無道無義。其君若臣。烏

知先王之仁義禮樂詩書。而不韋又陽翟賈也。呂覽曷爲而來哉。秦法烹儒。而不韋獨養客如故。燒焚文學。百家語甚急刻。而不韋暴其書于國門如故。非特目無始皇。抑且目無李斯丞相。豈不韋上挾太后母子肺腑之親。下踞仲父文信侯之尊。所在震恐。莫可誰何耶。非也。按史記。李斯故不韋客也。斯爲郡小吏。西入秦。求爲呂不韋舍人。不韋賢之。斯遂以布衣至秦。長史因勸始皇陰遣壯士齎金玉遊說諸侯名士。可啗以財者。厚結之。不者。利劍刺之。離其君臣。即使良將隨其後。彼曷嘗一日忘諸侯之賓客哉。秦取天下於六國。六國取之於一百六十國。天下一統。諸侯客渙散無所屬。不韋謂可籠而致也。給餼賜筆札。使之聚而著書。既解其旅况羈愁。又耗其雄心異志。如唐三教珠英。宋修文御覽之類。皆出于亡國遺老諸儒。正用是術也。向使不韋盡收列國圖籍。付之羣賢之手。互相較索。更翻註述。使天下後世復見皇王結繩以來。蝌蚪鳥跡。漆簡竹書之盛。豈非古今極大快事。奈何咸陽一炬外。僅僅呂覽而止哉。當其懸千金

於國門之上。使無敢輕易一字。妄覬一錢者。不過鬻
奇貨。故智耳。市魁馭賈。心計亦綦深矣。嗚呼。以秦政
之惡。荆軻七。漸離筑。張子房椎。不能一中。而天生一
不韋。亂秦于前。不韋又進李斯。亂秦于後。跡其行事。
與呂覽大相刺謬。而欲表裏爲奸。身名俱泰。其可得
乎。始皇負聖人之威。威略所及。東至開梧。南撫多顛。
西服壽靡。北懷儋耳。而不韋弄之如嬰兒。始皇曾不
覺。必欲焚絕詩書。以愚黔首。詎知其先爲不韋所愚
乎。未幾亡秦輩出。皆吹簫屠狗。揭竿奮鋤。目不識字
之人。卽識字者。獨圮橋孺子一卷素書耳。不省當時
撰呂覽諸賓客安在。豈其不願挂姓名書中。抱魯連
不帝秦之意乎。名氏雖難知。其人可思。其文可覆而
讀也。今觀使君之品藻。通章逐句。抉奧剖疑。不遺餘
力。夫亦謂此書非不韋書。并非秦人書。迺列國故老
斥秦寄慨之書。猶有成周遺風焉。讀者其知使君梓
書之義乎。

左氏春秋敘

嘗聞之漢儒云。孔子將修春秋。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又魯君資孔子之周。因老聃觀書柱下。于是春秋成。授左丘明。故左氏有左傳。公羊穀梁受經于子夏。有公穀二傳三傳。自漢以來。遞相掎擊。迄無定論。伐左氏。則有左氏膏肓。黨左氏。則有左氏釋病。其言互有得失者。爲三傳分左右袒者也。其有彷彿周官調人諧讐之義。擬春秋七萬餘言者。又爲三傳分鼎立者也。其後因傳以廢經。因疏以

廢傳甚則好爲新奇。如啖助趙匡者。至謂別有左氏而非丘明。而左氏幾誣。又其後胡安定之傳出。吾明取以佐帖括。而左氏又大誣。雖然。夫左氏烏可廢耶。余方束髮時。好讀左氏春秋。考訂其全文。稍採諸家之箋註。而擇公穀之有文者附之。夫左氏躬覽載籍。凡諸國卿佐家傳。并夢卜縱橫家書。總爲三十篇。括囊二百四十二年之事。大約如夏殷春秋。晏呂虞陸之春秋而已。未必有意于解經。而後人強附之于經。未必有意于創史。而後人強附之于史。不知左氏特以文章妙天下。爲秦漢文人之祖。文如丘明而攻者數起。則起于公穀專門之子弟。以左氏爲晚出耳。然二家口傳。而左氏筆錄。非晚也。劉向司馬遷之所撰述。公穀無聞。而左國援引甚多。非晚也。秦焚以後。若滅若絕。而孔氏之壁。北平之家。猶有存者。非晚也。左氏所載賦詩者三十一。引書據義者三十九。論易者十有五。視二家獨此最有古意。非晚也。三代制度。名分等殺。纖悉委曲。歷歷如宗譜家牒。非晚也。左氏之古文奇字。非特劉歆揚雄不能識。卽公穀能辦之乎。

非晚也。夫左氏既非晚出。則似與春秋之經意較近。史例較合。况文章典艷。又有特出于秦漢諸儒之上者。豈惟文章。種蠡之卜筮。董直之斷獄。平子洛下之星曆。班固范曄之輿地。淳于東方之俳諫。關壽亭岳武穆之兵法。蓋左氏咸具焉。嘻。可廢耶。今天下之春秋。廢左而尊胡。胡傳既以復讐論聖經。而經生復以帖括求胡傳。支離破碎。去經彌遠。則不若反而求諸左氏之文章。爲可喜也。

南華發覆敘

南華發覆。清涼山孔雀菴蘊暉老人所撰也。老人繩戒精緊。狀貌清孤。望之類須菩提。衣表瘦骨。可捫而數也。長于詩。無浮屠語。與之談方內方外之書。旁及南華經。往往能結吾輩舌。蓋少而習之。長而遊於空山大澤間。所見莫非莊者。積三十年而後發覆之註出焉。正如稿木蒸爲芝菌。精神肅爲舍利。非歲久月深者。可襲取得也。世謂老莊一家。余獨確然判而爲二。老子生于周平王末。實有作易者憂患之意。其言

曰。吾所以有大患者。爲我有身。及我無身。吾有何患。夫七尺之軀。厭而離之不得。計莫若以曲自全。以昏自晦。以柔弱自抱。以勇于不敢自活。若谿谷。若嬰孩。若冬涉川。若畏四隣。自古之善恐怖者。莫老子若也。南華生惛惛然笑之。烏用是頑且鄙哉。于是以逍遙齊物之說。出而救之。蓋破我然後能破執。破執然後能破生死。破壽夭。破禍福。破譽誹。破理事。破聖凡。而老氏崎嶇世途之恐怖。悉粉爲虛空矣。老子爲憂畏粘縛者也。莊子爲老氏解粘釋縛者也。昔者元美王先生之言曰。莊子僻處楚濱。孟子不過大梁。未嘗一見相究詰。假令彼此送難。其鬪必若涿鹿彭城之戰。天地爲之蕩而不寧。日月爲之晦而不明。莊子敗則逃之無何有之鄉而已。然而不怒也。孟子不敗也。敗則怒。余笑曰。孟子之怒。必加於老而不加於莊。學老子之恐怖。未免流而爲鄉愿。學莊子之豪宕。奔放。不失爲狂。此老莊二氏門庭之辨也。蘊公曰。老莊是同是別。眉道人姑置。且從發覆註脚下。細尋語脉。亦有爲南華轉身吐氣處乎。余曰。他人以已解莊。而蘊公

以莊解莊。蘊公潔淨有道人。也。此註亦從三十年破
我得來耳。如郭象爲東海王越主簿。素論去之。呂惠
卿王雱當權薰灼。錮在黑暗鐵圍中不能出。彼方求
蘊公懺罪不暇。何暇對塵而論南華哉。卽有諸註。覆
酒家鎔可矣。

郭註莊子敘

古今文章無首尾者。獨莊騷兩家。蓋屈原莊周皆哀
樂過人者也。哀者毗于陰。故離騷孤沉而深往。樂者
毗于陽。故南華奔放而飄飛。哀樂之極。笑啼無端。笑
啼之極。語言無端。乃註者定以首尾求之。李北海所
謂似我者拙。學我者死也。大抵註書之法。妙在隱隱
躍躍。若明若昧之間。如詹尹之卜。取意不取象。行人
之官。受命不受辭。龍不挂鈎。龜不食墨。懸解幽微。何
常之與有。而况莊子哉。莊子注舊有四十九部。五百

一十六卷。近世老莊翼最稱駢辨。而吾友鄒孟陽則謂餘註皆可盡廢。獨以郭子玄孤行足矣。庾山甫好讀老莊。曰。正與人意闇同。稽叔夜云。此書詎復須註。蓋以不解爲解。則妙解存乎其中。善教兵者。殺其士卒之半。善註書者。亦去其書之半。此郭之所以獨標法外。妙得莊解也。莊生之學。後世排斥太過。如徐藻妻與妹書。且以浮華目之。而道家者流。更推而附之。上真之籍。是皆可笑。陶都水言周師長桑公子。隱抱犢山。服北育火丹。白日冲舉。補太極韋編郎。唐玄宗遂號爲南華真人。京師置崇玄館。諸州生徒習老莊文列者。謂之四子。陰第與國子監同。謂之道舉。而莊子之稱南華經。自此始。其後宋徽宗又追封微妙玄通真君。儼若帝聃而相莊者。夫莊生生不受楚威王相。而後乃受宋唐封號。甘爲老氏素臣乎。顧莊生非仙。而文則仙也。惜解者非郭子玄輩耳。子玄爲東海王越太傅主簿。當權薰灼。素論去之。子玄烏能爲莊子解。特以此註竊自向子期。郭不足傳。而向固不足傳歟。先是註莊子者。罕究統旨。子期隱解于舊註外。

振起奇趣。惟秋水至樂二篇未竟而卒。子玄自註二篇。餘皆點定文句。冒爲已作。久之郭莫能掩也。然而
不名向註者。何也。郭象盜之。向秀盜之。莊生。莊
生盜之。老聃。老聃盜之。易。易盜之。天地。陰符經云。天
地人之盜。而又何責于子玄。今之仍名郭註者。以此。

劉須溪評點九種書敘

劉須溪先生集有百卷。其子尚友亦能文。予所見記
抄七十篇。及批評杜詩世說新語止矣。武林楊人駒
復得老莊列。得李長吉。得蘓子瞻。得王孟。得班馬異
同。哀爲九種。而辛稼軒詞。陸放翁集。則待訪焉。聞子
將精校之。學者始睹須溪先生之大全。真秬林第一
快事也。先生名辰翁。字會孟。以太學生壬戌廷試。言
濟邸無後可慟。忠良戕害可傷。風節不競可憾。大忤
賈平章。寘丙第。以親老。請濂溪書院山長。薦居史館。

除博士。皆固辭。丙子。宋亡。託遊方外。蓋殿講歐陽巽齋之弟子。信國文文山之友。文忠江萬里之幕客也。文文山謂巽齋之門。非將則相。又有與架閣劉會孟書。視其師友。先生故是磊落忠孝人。非止于巽書中。作自了漢者。當宋家末造之時。八表同昏。四國交阻。刀槩曜日。烽烟翳天。車鐸馬鈴。半夜憂憂。馳枕上老書生輩。偷從墻隙戶竄窺。噤莫敢正視。先生何緣得此清暇。復弄筆槩文史耶。抑亦德祐前應舉所讀書也。德祐以後。軍學十哲像左袵矣。萬里以故相赴。止

水死矣。文文山入衛。徵勤王師。無一人一騎至矣。大勢已去。莫可誰何。先生進不能爲健俠。執鐵纏稍。退不能爲逋人。采山釣水。又不忍爲叛臣降將。孤負趙氏三百年養士之厚恩。僅以數種殘書。且諷且誦。且閱且批。且自寬于覆巢沸鼎。須臾無死之間。正如微子之麥秀。屈子之離騷。非笑非啼。非無意。非有意。姑以待裂背痛哭云耳。吳草廬稱須溪之文。奇絕變化。子尚友之文。浩瀚演迤。皆能自成一家。惜其父子失編宋史。并集百卷。皆不傳。獨喜評點九種書。不爲胡

血腥風所吹盡。垂及吾明。出見于聞子將。楊人駒手
中。其須溪之子雲哉。須溪筆端有臨濟擇法眼。有陰
長生返童丹。又有麻姑搔背瓜。秣林得此。重闢混沌
乾坤。第想先生造次避亂時。何暇爲後人留讀書種。
更何暇爲後人留讀書法。而解者咀其異味。異趣。遂
謂先生優游文史。微渺風流。雖生于宋季。而實類晉
人。得無未考其世乎。故悲而敘之如此。

武則天刪僞經目錄

余於大明三藏聖教目錄抄。旣已序而藏之矣。已於
嶽字函。得隋衆經目錄五卷。宗字函。又得隋衆經目
錄六卷。泰字函。又得則天氏刊定衆經目錄十卷。而
僞經之目附焉。夫月印印水。水水相同。心印印經。經
經相似。今前寫後譯。私增僞滅。蘭草混於束薪。鳳鳥
雜於鳴鳩。是非頗謬。一至此乎。然而且疑焉。武曩
佛氏之所訶也。戕殺國母。及君之子三人。又誅唐宗
室貴戚數百人。次及大臣數百家。其刺史郎將以下

不勝紀。犯佛之殺戒者一。改旂幟。易服色。更廟號。窺竊昭陵之神器。幾至不祀。犯佛之盜戒者二。鶉鵲聚塵。穢德章露。北門出入。非止白馬寺主蓮花六郎而已也。犯佛之淫戒者三。武氏既不知有戒。又烏知有經。雖建佛造寺。自勅爲金輪皇帝。吾恐當時刊定者未必僞。而僞者不必非經也。大抵武氏以蛇虺性。現乾闥婆形。以羅刹心。作比丘尼施。此亦無足怪。而余獨怪隋文帝與唐文皇。皆以振世之威。乃獨委心帖膝於黃面老子。是豈有宿本耶。隋文帝嘗云。朕興由佛法。而好食麻豆。前身似從道人中來。由少時在寺。至今樂聞鐘鼓之聲。史曰。帝故同州般若寺尼所抱子。那羅延也。唐文皇亦輪王十善化世者也。隋智周等賫梵經自西域還。勅付有司。選人翻譯。帝且親爲撰敘。又親以七寶箱奉三十舍利。自內而出。置于金琉璃瓶。侍者二人。散官一人。薰陸香百二十斤。分道送往三十州。州境諸官。步引四部大衆。共以幢蓋臺輦。種種音樂。供養圍遶。而唐裝法師。抵蜀賓大林。以至麴闡國。與胡商八十人渡狻伽河。至中天竺。窮探

大乘。以象馬馳還。文皇迎見于儀鸞殿。勅入弘福寺
譯經。經成。宣賜九道總管。又賜寶剃刀百金磨衲。亦
自撰聖教。敘以張之。蓋二帝之弘護佛乘如此。此無
他。則憊孽多而懼禍之念深耳。隋唐之有天下也。一
則欺孤兒。奪寡婦而得之。一則劫父射兒而得之。捫
心顧影。方有餘慙。而况命將出師。混一區宇。誅剪傷
殪。不啻顛山而血海者。夜氣所息。寧不淒然。試讀開
皇八月之制。貞觀三年癸丑之詔。其隱情亦不復覆
露矣。故文帝享國二十四年。寫經四十六藏。十三萬

卷。修治故經四百部。造金銅檀像六千餘萬軀。修治
故像一百五十萬九千。宮內造刺綉織成像。及畫像。
五彩珠幡。以億計。崇緝寺宇五千餘所。番譯道俗二
十四人。所出經論垂五百卷。而唐初四方壁壘之秋。
戰聲鼎沸。精藍森列。破薛舉。立昭仁寺於幽州。破王
世充。立昭覺寺于洛州。破劉武周。立弘濟寺于汾州。
破宋金剛。立慈雲寺于晉州。破霍老生。立普濟寺于
侶州。破竇建德。立等慈寺于鄭州。破劉黑闥。立昭福
寺于洛州。竝官給供度。勅虞世南李伯藥褚遂良顏

師古岑文本許敬宗等。分撰新寺碑誌。當時經獅律
虎。及一切人天龍象。聯瓢接錫于法宮殿廷之間。而
二祖之慧可。四祖之道信。天台之智者。三藏之玄奘。
尤爲鬼特。宗旨明。教乘普。皆其力也。嘻。盛矣哉。隋唐
之交。經最顯。海內最太平。而幽靈變幻之迹。亦時時
足以撼王公而怖士庶。如慧琳供養塑像。忽生鬚三
十六莖。道遜之柩。五百異花。遶屍而生。長可一二尺
許。隋文與后。每食從齒下得舍利。以銀盃水浮其一。
出示百官。須臾化二。凡得十九粒。多放光明。卽唐文

皇行方等悔法。見光明中有七佛現。是皆古今書史
之所不載。而震旦國中之所罕習者。此事一二傳先
朝宮監。必尚能言之。而武氏攝于異聞。且當破毀三
戒之後。又數見王后蕭淑妃鬼物爲祟。如死時狀。避
居洛陽。不敢歸長安。蓋妖狐之精爽。至是亦老且耗
矣。日暮途遠。計無復之。度所以懺宿垢。脫重愆。當有
甚于二帝者。此紛紛經像之所由造歟。乃知二帝以
英雄作佛事。猶有屠沽擲刀之意。故名緇出而與之
遘。若武氏。非兒女子之昵昵香火情。則野姑村媪之

明香堂 卷之九
膜拜禳祝者耳。且掖庭有懷義僧。而大德芘芻。其肯擁花座而翻貝葉之文乎哉。吾故疑曰。武周刊定之諸經未必僞。而僞者不必非經也。即使果僞。猶不失東西晉及六朝人筆。惜哉。悉舉而汰之。令後世無以見其短長。邢子才云。校書思訛字。亦是一適。蘓長公愛談鬼神。強謂人曰。汝試妄言。而吾妄聽之。此余所以猶致惜于武周刊定之僞經也。雖然。存其目可也。

皇明應謚名臣錄敘

武林林貞伯先生博綜古今。而尤留心國朝史學。每當簿書之暇。輒翻討朝家掌故。以及郡牒家乘。稗官野史之書。無不哀集而刪纂之。其富垂及三百卷。秘不視人。今所刻皇明應謚名臣錄。特其史函之一耳。陳子曰。謚法人主之春秋也。而貞伯得無僭乎。貞伯曰。僭者。僭竊賞罰之謂也。今有袞而無鉞。善善長而惡惡短。猶然春秋之旨也。陳子曰。國制三品以下無謚焉。而擬及于下僚布衣者何也。貞伯曰。昔者

范平以邑長謚文正。庾詵以隱君謚貞節。徐積以教授謚節孝。林逋以處士謚和靖。此非三品所得而限也。陳子曰：是古人也。而與今之制合歟？貞伯曰：陳獻章不謚文恭乎？胡居仁不謚文敬乎？今

皇上近典可按矣。陳子曰：此從祀孔廟兩先生也。而諸君烏得而盡擬之？貞伯曰：兩先生以空言錫特典。復賜上謚。而文臣勞臣與死節之臣。顧反俛首出其下。卽兩先生寧詎宴然而已也。此四科之所以列也。

陳子曰：謚法禮曹主議。史官主擬。禮垣主駁。閣臣主衷。夫旣或治之矣。而子何居？貞伯曰：頃者會議應謚諸臣。如伍文定等。凡二十九人。而二十九人外其遺者尚多也。詳于三十一年以後。而略于三十一年以前者。亦尚多也。議者議。擬者擬。駁者駁。衷者衷。迄於今。寂寂如故矣。陳子曰：諸君子之子孫安在。而貞伯代之鳴。貞伯曰：子孫或束於禁例。不敢請。或貧弱不能請。或能請而挾故挾賢。最下挾貴。賢者厭其煩。苟者索其瑕。于是創爲五年類題之制。停一人而并罷他人。罷後人而并停前人。此其故難言哉。陳子曰：乞

晚香堂 卷之九
謚者子孫而壞謚者亦子孫。然則謚將終已乎。貞伯曰。烏可已也。生有號。以法日也。謂日未出而明也。死有謚。以法月也。月既入而光有餘也。日月可廢。則號與謚亦可廢也。特以愛憎多。則不得謚。議論多。則不得謚。長厚者少。而刻深者多。則不得謚。能察者少。而衆好惡者多。則不得謚。諳百年之故實者少。而徇目前之草野者多。則不得謚。甚矣謚之難也。陳子曰。謚難矣。蓋不私裁而私謚之。貞伯曰。柳下之謚惠。黔婁之謚康。出於妻。孟東野之貞。曜出於友。王通之文中。出於門生。朱穆之于暉。朱邑之于穆。出于子。秦法子議父。且不可。而况友議友。妻議夫。門生議其師乎。嗟乎。公謚廢。則私謚興。惡謚隱。則美謚屈。貞伯之纂。是錄也。一以發名公之潛。一以伸孝子之志。一以補金匱之遺。一以聽斧辰之斷。倘有宏覽博物君子。相與確訂而廣蒐之。諸公可以不死矣。若夫革除名賢。貞伯已列史函中。蓋夫人而皆節義也。則夫人而皆謚也。不具書。

史翰林致身錄敘

儒曩者撰有建文史待。曰遜國編年。曰報國列傳。曰定論。如請復廟號。請補實錄。請宥諸忠臣子孫。還籍是也。曰傳疑。如金川門獻降。或云帝赴火。或云出亡。疑信參半是也。今得先朝史仲彬致身錄。而革除君臣生死之際。了然矣。帝之出亡也。建文夏六月庚申十三日也。以未時從鬼門出。從者由水關御溝出。薄暮會于神樂觀之西房。比時願扈駕者二十二人。其與帝同祝髮者三人。吳王教授楊應能。編

修程渝。稱比丘。御史葉希賢。稱道人。往來道路。給運者七人。徐王府賓輔史仲彬。刑部司務馮淮。稱塞馬先生。時稱馮翁。稱馬公。時稱馬二子。中書舍人郭節。稱雪庵。時稱雪和尚。宋和稱雲門生。時稱稽山主人。稱槎道人。編修趙天泰。適衣葛。稱葛衣翁。時稱天肖子。欽天監正王之臣。家世補鍋。稱老補鍋。鎮撫牛景先。稱東湖樵。時稱東湖主人。其他如廖平。金焦。王艮。蔡運。梁田玉。梁良玉。梁中節。王資。劉伸。鄭洽。何州。各徐散四方。遙爲應援。其姓氏爵里。具核在錄中。皆革除志。吾學編所不載也。帝初欲依西平侯。不可。欲依浦江鄭氏。不可。史仲彬迎至吳江之黃溪。忽聞成祖追彬勅命。帝逸去。諸君子刻日訂期。尋帝于滇南。于襄陽。于重慶。于白龍山。于浪穹之深林。于逆旅之客舍。不遇。則泣禱鬼神。徧詢之樵翁牧豎。遇則或目成。或隱聲泣。或同宿。或分行。或行乞于市。或結草廬以待。帝或懷糗脯以獻。帝或紉衣補履以進。帝或病而旋歿。或合而旋離。號號索索。惟恐捕者之覺。而掩其後。抑何險也。又何憊也。昔晉重耳

明香堂 卷之九
奔狄從者五士。其餘不名數十人。齊田橫奔海島上。二客與五百人皆自剄。此二事嘗恨史佚其姓名。最爲千古奇痛。倘史公致身錄不存。卽諸君子幾與重耳田橫客等耳。嗟乎。建文帝生不望重耳之反國。歿不及田橫之王者葬。獨其竄伏崎嶇。能使二十二。人者。君亾與亾。君存與存。詭姓名。屏聲跡。歷萬里而不淪。誓九死而不悔。其寃君與臣兩全。七尺與十族。無剛鬻屠滅之慘。視黃練方鐵。慷慨就死者。不更難乎。當

成祖遣尚書胡濙行遊天下。訪求張三丰。意蓋踪跡。建文帝也。都御史陳瑛鍛鍊諸忠臣獄。凡有片紙株連者。小則誅一家。大則空一村。瓜蔓之抄。殆無寧日。史公爲仇所訟。寧獄死。終噤不自明。其精忠隱德。蓋如此。迄今二百餘年。史氏以家藏秘本。合于焦先生茅山所得。無毫髮差誤。乃不諱而行之。此天之所以哀憐。建文帝失國之無罪。又憐二十二人之泯泯無聞。而呵護此書。以待史氏之子孫。并揭于天下萬世也。致身錄一出。不惟見建文帝得士之報。而

成祖亦且并白殺任之名。其關係本朝正史甚鉅。故草莽臣儒敘其錄而傳之。

沈氏弋說敘

武林孝廉沈幼宰。束髮好古。能讀其父侍御公書。更性習澹于聲華。蕭然如退僧逋客。一旦發其枕中之秘。郵弋說以示陳子。陳子讀之。口呿而不張。舌橋而不下。滾滾乎惟懼其言之罄也。古今能言之家。多本于春秋。然仲尼春秋之法約。而說卦之旨詳。故曰博學而詳說之。學不博。五車才不當八面。識不超千古。辯不敵萬夫。目不營四海。麈尾相難。惟有靡旗仆轅而走耳。此五者。獨幼宰足以當之。而猶逡巡遜謝。以

飛蟲之弋獲自居。彼蓋謂鳳翔千仞。龍蟠九天。弋未
嘗及焉。故謙言云爾。予謂幼宰之筆。張弓發矢。能落
雙鷗。飲羽沒鏃。能中石虎。而猥云弋說乎哉。說之義
從兌。象曰麗澤兌。君子以麗澤講習。說之謂也。異人
讀異書。豪士得豪語。其見軋咽于胸中。而莫可發洩。
每思二三友。相與聚頭。磕膝磨吻。抵掌以快其所
欲言。而索解人又不可得。如草木之怒生。不達不止。
鷗鵬之怒飛。不九萬里不止。大竅之怒號。不山海騰
沸。天地晦冥不止。此幼宰所以正說反說。直說倒說。
橫說豎說。煩說簡說。俗說雅說。取譬說。恢諧說。曲折
縱橫。靡不如意。而莫窮其涯涘也。此說可以驚四筵。
可以慴獨坐。可以屈今人之口。可以服古人之心。可
以修行人之策詞。可以專大夫之對。可以借箸當前。
取笏畫地。與天子宰相。辨折古今之成敗是非。吾安
得呵九關虎豹而進之。或招置百尺樓上。談數日夜。
語倦意訖。共入巖窟間。擁膝相視。學蘓門長嘯一聲
而別。吾兩人庶幾皆喀然無事道人矣。

國策贈敘

古今治亂。惟在是非利害兩端。經以純言是非者也。策以純言利害者也。任經則世治。任策則世亂。而古今之局定矣。昔者結繩之俗。書契未萌。天下熙熙。民如野鹿。卽殷誓周誥。聖人不得已而寢出焉。何以策爲。策之興也。無論諸侯王從之。而愚于聰。國人從之。而愚于兵。卽其所自號墨卿者流。三寸之舌。沸于波濤。七尺之軀。閃于輻輳。卒乃以黃金爲注。至今自筭其身。如薰骨而殘翠者。然則策安在哉。卽使策中所

載。固自有。一二可喜。要之。機心。機事。漢陰老人所掩耳。而不忍聞也。是策者。其將已乎。曰。非也。夫策之爲縱橫。一童子能言之。乃劉中壘。孔衍。高誘。曾鞏。鮑彪。吳師道。諸君子。參考。讐校。亦使此書。附庸。經術之後。蓋我道大矣。平隴。甫田。不廢。泰岱。清流。大澤。不廢。龍蛟。瓦石。可以兆卜。談笑。可以解紛。顧用之。何如耳。用而不善。則神奇。化爲臭腐。醍醐。化爲毒藥。用之而善。則銷鑛。而爲金。採腋。而爲裘。集諸瑣碎。而爲竹頭木屑之用。而况是策乎哉。邑侯。項公。政旣成。于鼓琴。鳴。崔之暇。芟削。此書。傳之。文章學士。亦此意也。大抵世之有經。而詘者。有故。客卿。攘袂。顛倒。國防。始于七雄。迄于四豪。皆以徂詐。相參。而天下靡有寧日。此無它。高才。奇士。抑鬱。而不能吐。則不得不以口舌。而操國君之權。乃今家絃戶誦。士有奇。上且張彌。天之網羅。之。則亦何以畏客。而詘羣策。爲也。侯。今推天下治平第一。必且召。而爲股肱。諫臣。爲天子爭是非。蘓眉山。所謂我取其術。不取其心者。侯將又以是爲諫法矣。

表選敘

唐李商隱屬文。每喜鋪陳檢閱。時謂之獺祭魚。李藏
匿羞澁。不能解于時論。及觀今學士大夫。雖覓一李
商隱。了不可得矣。夫公車之業。雖本于六經諸史。然
使三尺之童。磨牙削吻。以習聖賢之優笑。則未有不
望影而愁懼者。况肯以其殘膏剩晷。從事于聲偶四
六之學哉。四六非技巧。不足以剪裁。非才美。不足以
繡績。非韵習。不足以節諧。非學富。不足以運使。令舉
子剽而讀之。人人稱良矣。然能抽黃擷白。如運風乎。

舉詞以徵實。能輻輳響應。如數十指乎。叩之而不能答。能低眉掩面。退而遊于羣玉之府。以考其指歸乎。三者否否。第曰是非上所急也。敢謝不敏。于是空手枵腹。博戰于亾何烏有之野。彼此相襲。而莫以爲笑。蓋時俗之大陋也。夫一物不知。儒者之恥。此豈六合以外事哉。身親其業。而弁髦之。如土龍芻狗然。曾無有蒐羅鈎索。而少涉其津涯者。故曰。覓一李商隱。了不可得也。是表爲沈太史蛟門。蘓督學紫溪所評選。其編而註之者。則亮叔鄭子。譬而梓之者。則叔明葉子。二子有古書淫傳癖。每以舉業餘暇。漁畋于四游。于古之間。于書無不窺。而能冥搜醜記。字釋而句箋之。使碎金片玉。皆縮而聚諸掌上。辟之挹水于河。取火于燧。靡不有焉。靡不得焉。昔人稱胥臣爲多聞。鄭僑爲博物。方之二子。足爲聯類矣。今舉子誠能寶讀是書。則含毫展卷。豈特迷霧之指南。廣洋之寶筏哉。

景瞻論草敘

古今長於議論者推二蘓。黃魯直謂二蘓以後議論文字當付之秦少游。其不輕許人如此。然聞子瞻子由應試時問訣于老泉先生。老泉云。一順題。一罵題。蓋教之不爲雷同。而務爲異同。異同之論出。理未必安。而攙奪之以強詞。事未必合。而牢籠之以雄辨。無近縱橫家乎。景瞻賀公得鳳山先生正學。以庚戌進士起家。領巖邑壯郡。分身惟恐不給。而公獨深沉好書。每執一卷。爲反覆咀嚼其始末。俯而玩。仰而思。設

身以處之。推心以置之。旁考覆證以參伍之。而後蘸
筆伸紙。滾滾著爲論。不數百言不休。能使讀者。非徒
服其口。并服其心。非徒一世之人快。而又使數百世
之姦雄落膽。豪傑吐氣。且舞且蹈。且笑且啼。于重泉
長夜之間者。何限。其識力卓。膽力敢。眼力徹。筆力嚴。
似強項而實虚心。似刑書而實寬政。似孤行壹意而
實未嘗顛倒。是非之實。故爲異同。以聳好奇之耳目。
孫吳用兵。一步不可動移。漢吏斷獄。一畫不可增減。
賀公持論。一字不可磨滅。何必順題。何必罵題。大要
歸于正大光明。如當時理勢之所必然。而止。惜乎眉
山兩先生未之見也。公制策奏議。調利肅括。有名臣
大手筆法度。茲特括其論草。批評付刻。使後生少年
輩。知議論文字。必出于賀公。而後經術名教。皆有關
鍵。若不讀萬卷書。不空四海眼。不破千古成案。猶未
是賀家廊廡下客。豈能爬搔公之痛癢處乎。讀論者
尚當以此求之。

眉公先生晚香堂小品卷之九終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之九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和

每

日

一

十

月

日

